



儿时的那些事

□王雪培

时光不经意间悄然流逝。童年在我心中犹如一朵夏花，永远灿烂。而今，虽已到耳顺之年，但回忆童稚时，有些桥段至今仍刻骨铭心，记忆犹新。

有一次，小伙伴们在玩藏猫猫游戏。我在出白黑掌之争中胜出，担当藏方，而输方则负责寻找。于是，我将一颗红宝石的嵌宝藏入嘴里，然后一声不响躺在床上，安静地等小伙伴来找。那寻方的小朋友见我躺在床上，误以为我将宝石藏在脖子下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动手掀脖子，怕痒的我忍不住格格一笑就将宝石吞进了肚里。顿时哭声一片，母亲半抱半扛着我，身后拖了一群小朋友急匆匆奔向医院。医生详细问了吞下什么东西、形状、体积大小等等，什么措施也没有，什么药也没配，就吩咐回家多吃，猛吃韭菜。我小时候韭菜、葱从来不碰，但这次为了活命，听医生的话，只能拚命乖巧地吃韭菜。可怜我那小伙伴，除了吓得半死，还挨了他父亲几棍棒。

还有一次，时逢春节临近，母亲自制的浆板快熟透了。还在上课的我便丢了魂似的坐立不安，一放学就火速赶回家，趴在用军大衣包着的浆板窠上，一勺一勺地吃着又甜又凉的酒酿。因贪食过量，不知不觉便趴在酒酿窠边甜甜地睡着了……直到晚上才醒来，结果功课也没做完，当然被母亲教训了。

记得那时，每逢中秋来临，每家每户可凭购货证，到副食品商店购买两卷苏式苔菜、百果或芝麻馅的月饼。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，能吃上一个月饼是相当幸福的事。所以，月饼买来后，等待中秋的日子成了我最难挨的一段时光。母亲会将买回来的月饼存放在饼干箱内，准备到中秋节的那天全家人一起享用。怕小孩嘴馋，母亲把饼干箱转移阵地，偷偷藏起来。但那诱人的香味就像长了腿儿一样，直钻鼻孔，而我这个嗅觉灵敏的“小吃货”早已留心母亲的一举一动，待到母亲存放完毕，着手其他事情时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溜到饼干箱旁，一个人偷吃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月饼放在掌心，将月饼外层香中带脆的酥皮一层一层剥落，然后暴风式地吸进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品尝一番，待将月饼皮消灭后，我才把啃剩下的月饼馅完璧归赵，放回饼干箱中。到了八月十六晚上，一家人赏月时，总能尝到“没有皮的月饼”。

上学时遇“文革”，父亲被“打倒”了，母亲受牵连被迫离开三尺讲台。因为害怕、孤寂，我便与书为伴，从此爱上了它了。

初始，我将少得可怜的压岁钱去小书摊上租连环画看。后来，跟着“黑五类”的子女们去图书馆借书看。之后，我们中的一位发现在俱乐部的仓库杂物间里，存放着许多书。我们集思广益，分工踩点观察，等待机会下手。终于，在一个雨夜，我们拿着浆糊报纸破窗而入，发现里面有《茶花女》《简爱》《梦溪笔谈》《聊斋志异》《牛虻》《飘》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等。真正当了一次偷书贼，痛快！

那时候，条件简陋，公厕少，而且每进去一次需要一分钱。因此，小弄小巷的墙壁上画满了大大小小的乌龟，还有一行醒目的字——“此地小便是乌龟！”墙体的下半截渗浸着发黄发白斑驳腐蚀的迹象，整个小巷弥漫着又骚又臭的尿骚味，而且苍蝇、蚊子齐飞，臭气与疾病横行。我们决定要消灭“四害”的源头。

一天，一个醉汉“老酒饱”又到院墙外来“洒水”，我们几个拿着笤帚、破脸盆，躲在墙角准备投入战斗。我一看手中少了武器，情急之下随手从厨房拿了一只大萝卜抛了出去。昏暗的路灯下，萝卜像长了一双眼睛，正中下怀击中了醉汉脑门子，阻止了他“洒水”任务，他晕头转向地坐在地上。“快跑！”不知谁大喊了一声，我们一哄而散。

说来奇怪，从此再也没有人到此“洒水”了。

光阴似箭，如今，我已到了花甲之年。每年六一儿童节来临，我随老干部支教大队和支教辅导员们一起去士康小学，与小朋友们一起欢度佳节。

栀子花开

□周文娟

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，满城栀子花的清香里，想起了外婆。

外婆还健在时，每年一到栀子花开的季节，她总喜欢别一朵栀子花在发间，我们开玩笑说她是自带香气。她的温婉贤淑，就如同栀子花一般，有着花的芳香，但不会渲染自己的存在。

从我记事起，外婆总是体弱多病，在不能外出帮外公干农活时，外婆就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每天想尽办法做出可口的饭菜。有时真的没什么可做饭时，为了省柴火省油，炒菜时锅边烙几个玉米饼，那也是做得规规矩矩，黄灿灿的饼上经常能看到绿的菜叶、红的辣椒丝点缀着。那时候，农村的孩子都是散养的，大都是抱着碗筷盛点饭夹点菜站在灶台旁吃饭，外婆从来不让我们在灶台旁吃东西，就是吃玉米饼，也一定要摆放在碗里，等外公他们干农活回来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才开吃。饭桌上的规矩、“大家庭”的骨肉深情，都是外婆用最柔软又智慧的方式教会我们的。

喜欢栀子花的外婆有着极好的性格，作为最大的孙辈，我似乎从没看到过她发怒的样子。外婆的多病、生活的艰辛让外公尝遍了生活的苦闷和不如意，有时脾气不好。即便如此，外婆对人总是和颜悦色的，从不大声责骂孩子，从不与别人争高低。记得有一次，年仅6岁的我背着还不会走路的弟弟，要到奶奶家去。因为人小平平衡掌握不好，调皮的弟弟从我背上翻了下来，掉到外婆家门口的小水沟里。听到我的大声呼救，外婆拖着病弱的身子急忙跑出来跳进沟里，从水里抱起弟弟。即使是遇到这样的事，外婆也不曾打骂过我，还在家人面前夸奖我，说我这么小遇到事情会想办法，知道大声呼救而不是傻傻地自己下河或等着别人经过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的童年是物资贫乏的年代，但我对此印象并不深刻，因为外婆总是忙而不乱，把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。老宅一到春天一片姹紫嫣红；一到初夏，空气中传来的都是栀子花的清香。外婆家那个古朴的餐桌上及还没掀开盖的锅里，经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，经常听到我们几个孩子的阵阵笑声。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蚕豆成熟的季节，农村的孩子会天天顿顿吃蚕豆，吃到深恶痛绝为止，可外婆总会像魔术师一样，把蒸熟的蚕豆串成项链、手链等各种造型；有时把蚕豆肉剥出来，用蚕豆壳给我摆出各种玩具，惹得村里的小朋友们都羡慕不已。在外婆的影响下，长大后的我更能获取生活中简单的快乐和满足。

1992年，一直是家里顶梁柱的外公突然病倒，从生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。那时大舅已在宁波成家，小舅、小姨都还没结婚。外婆的悲痛是隐忍的，她应该也茫然失措过，但当小舅提出要辞职远赴宁波时，她没有阻拦。后来，小姨出嫁了，二舅和二舅妈也到宁波来工作，她一个人留守在老宅，过上了真正的“空巢”生活。每年过年时，几个舅舅轮流从外地回老家陪伴她几天，她从不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孤独和无助，总是尽自己所能做些家乡的美味慰劳奔波的子女。直到2002年，外婆被接到宁波，才算过上了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。

当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在回忆写下外婆的点点滴滴时，心里已是一片温暖，惟愿天堂里也有清香的栀子花，让外婆与外公和和美美，过着健康而有仪式感的生活。

总第6666期 摄影 盛近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